

史

通

訓

故

史通訓故卷之十六

雜說上第七 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其乖刺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

入衛入鄭入許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踏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歟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弑之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之楚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論備
火則區分在目脩飾峻整言脉捷則收獲都盡記奔
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
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
邦則滋味無量陳亾國則淒涼可憫或腹辭潤簡牘
或美句入詠謔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
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
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
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爲魯衛之政

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猶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爲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安有啼笑之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儻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卽其例

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微婉
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校三十一字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
人家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
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聞之怒國子相靈公以會
高鮑處守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七月別
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爲嗤恠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

史通自述 卷之四
卽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
是曰玼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
方食魚殮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
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
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爲菲食著之實錄以
爲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春秋公羊傳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
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
損一衣則脫然愈許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
弑焉爾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憂朱罷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憂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史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爲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

悟也

校一字

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羆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于
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没
于溙淮之淵其色赤其狀羆祭顓頊共工則瘳公
如其言而疾間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恠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

劉遺民曹續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

若以

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爲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爲雄霸者

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
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
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
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
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
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
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
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

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
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
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
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逆者七
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
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
貢居先掩惡揚善旣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校
司馬遷自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
繆綈廼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

史通評林 卷之六
如此何其畧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縶者乍似
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
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且述被
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
起末云不常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脩撰也廣招
俊容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
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
乎且必以身旣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
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

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
不常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
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闔宦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
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
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
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
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

校二字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
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

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慢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曾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屢弘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蹇與孺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它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媯後之爲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

氏之爲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

滸也鶯鶯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

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

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

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

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

褒貶以之垂誠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

而然如魚豢魏畧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

敗魚豢魏畧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

能遠則德教不設而滄濫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

王畧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奏
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傳看之
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真數非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
子長同病者也

校二字

前漢書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
數千載間斯亦勤矣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
之才厥其善序事理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史記始皇九年下吏治嫪毐事連相國呂不韋蔡
王不忍致法免相國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
望十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徙處蜀不韋
懼誅飲鴆死

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
于魯濟同伐齊齊師夜遁夙沙衛連大車以塞
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生乎
乃代之殿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臧堅
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
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代扶其傷

而死

前漢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

春秋左傳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於晉秦饑乞糴于晉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弗聽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晉侯禦之卜右慶鄭吉弗使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旋渾而止公虢慶鄭慶鄭曰悞諫遽卜固敗是求又何迨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

史記始皇三十二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亾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爲亥而反備北胡

春秋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昇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爲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媯之

後稷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
與京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獻公滅魏賜畢萬魏以爲
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前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母曰劉媪其先劉
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

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志青龍景初明帝改元
陳書永定武帝改元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駿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晉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爲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愜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爲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爲篇章持優劣爲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

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唯太史會無更張靜言思之深

所未了

校三字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

云

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

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校二字

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

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尋

一作

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

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校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
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
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之知
校一字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
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
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
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
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
人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

自相矛盾者馬

校二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爲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

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
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旣剛畧班
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
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
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記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謂曰高
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將兵暴露助楚討不義
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

史記高祖見四皓指示戚夫人曰我欲易太子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
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將安
所施

史記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從高祖擊項籍封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韓王信

初爲司徒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

前漢書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字子卿天漢元年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爲匈奴所留凡十九年始歸

前漢書帝孟爲楚王溥卒于鄒自孟至賢五世賢授昭帝詩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前漢書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叛已難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歷官丞相封西平侯初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吏郡吏曹治獄于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果封侯傳世云

前漢書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滄陽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爲汝

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果敗
後漢書班固幽通賦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
異流神先心以定命今命隨行以消息其所引
曹興敗魯備名謚皆言命之有定也

門人祥符馬斯臧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六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七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者一作書

王隱檀道鸞

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禘先生

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媮者矣

枚一字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彊宇狹於石虎至於

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爲前石虎爲後石也張據瓜

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沙漠而南地歸司
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
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爲著述此其
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
從沙汰罪又甚矣

校三字

夫學未該博鑿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爲躋
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卽葉公
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
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其流
俗恠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

劔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

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既而宋求漢事

旁取令昇之書

范曄後漢書

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

謂皇

家撰晉書

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

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劔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據彼

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

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昇作

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僞知

而故爲罪之甚者

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
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
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
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校一字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
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
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
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
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爲例乎蓋由讀
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

疑外戚裁篇輒敘娥姁之事其爲率畧不亦甚邪

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

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

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

足矯奢葬之憊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

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

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

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梁書殷芸字灌蔬均之宗人累遷直東宮學士

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

許由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遁于
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
洗耳於潁水之濱

風俗通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
令事謹按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
曰公葉人追思而立祠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
明乎

宋書臨川王劉義慶謚康王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仕先主從事中郎使于
吳孫權聞其才辨欲折以辭曰勞事無道之主乎

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肆意放蕩常乘鹿車携
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
此

宋畧一條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竣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

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書

一作數

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

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下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姦矯言欺衆且所爲草藁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佗說則宋年美事遺畧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鄙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摛

撥云

校五字

南史宋文帝元嘉元年即位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二年徐傅上表歸政上始親覽萬機三年徐傅有罪失誅

宋書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湛之女適太祖生太子劭及崩詔延之爲哀策文

南史元凶劭弑以顏延之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密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文辭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勸意乃什

前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及卒以後禮葬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云

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寵冠後宮及薨上痛悼不已于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

宋書元嘉六年裴松之注三國志成上表曰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爲味臣實頹乏顧慚二物不足上酬聖旨少塞愆責云

宋書孔熙先魯國人有縱橫才志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

以爲義康當之遂與范曄謀逆伏誅

曰

五百五十一

前漢書漢王與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
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
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云云九十一罪
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司空曹操父嵩之丐
携養因賊假位又云特置發止中郎將摸金校尉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

所書

謂魏收所撰者

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耻者則加減隨

意依違罕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婚不許

此言尤可恠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

蕭謁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

繫此皆魏史自述非佗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

若此安有黃族

一作旗

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

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

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爲良史而收每云我視

沈約正如奴耳

出關東風俗傳

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

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校十五字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
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
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
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爲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
之胄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
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
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僞難辨者矣

校二字

魏書佛狸魏王燕字

宋書田奇至魏師燕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惟欲

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辭昨自今不復相犯
秋毫

晉書晉元帝欲擇婿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
于敬帝崩袁崧欲婚混珣曰卿莫近禁鬻初元帝
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鸞
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敢食于時呼禁鬻故珣因
以爲戲

魏書魏使李諧聘梁王客郎范胥曰金陵王氣兆
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固宜在此
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
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江表傳云初丹陽刁玄得司
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曰黃旗
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其荆揚之君乎
漢書匈奴縱精兵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
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
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買其餘勇彌見所長
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
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
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
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鄆陵
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校二字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
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
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

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
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
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爲黷廬江目
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儻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

丁禮反

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
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曠俗
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
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

謂長爲歲蓋爲姚萇

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
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

不知君子所耻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羗易臣以奴呼毋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柰何妄加譏誚者哉

校六字

皇家脩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鈇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是爲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之撰

齊書

謂字伯藥

其廟號有犯時諱者

謂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諱也即稱

謚焉至如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瞽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謹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北史魏孝靜將禪位于文宣帝在昭陽殿襄城王昶奏曰五行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

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歛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乃下御座步就

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
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却宅
北史齊廢帝乾明元年長山王演赴鄴居領軍府
時楊愔燕子獻等以演威望重內懼權逼請以
演爲太師司州牧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
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旣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
湛期獵謀之于野三月甲戌演初上省朝士咸集
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
等同斬于御府之內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
以演統大業是爲孝昭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欲逐季氏以告子家
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不可爲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叔孫氏之司
馬驪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見叔孫氏之旌執郈
昭伯伐公徒已亥公遜于齊次于陽州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
于晉濟河圍令狐二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
子繫如晉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
寅重耳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樂盈爲樂祁之愬出奔

楚遂如齊二十三年齊以蒲車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奔曲沃晉人圖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公子比等帥四族之徒以入楚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五月王縶于芋尹申亥氏

北史魏孝靜武定元年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周文帝帥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神武大敗之于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伐齊次晉州大敗之齊主緯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帝率諸軍追之緯自將輕騎走鄴帝帥六軍趨鄴大破之齊主走青州遣大將尉勤追擒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與楚師遇於城濮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師敗績于王收其卒而止晉入楚軍三日穀
春秋左傳成公二年晉卻克帥師以救魯衛六月

突酉陳于鞍郤克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秋七月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北齊書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改元河清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爲文襄皇

帝廟號世宗

魏書孝武既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議迎清河王
亶之子立之是爲孝靜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
高歡輔政歡死子澄襲位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卽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佗術

一作述

用廣異聞唯

憑本書重加潤色

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元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

信等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園淮海亂離志裴
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
廣其書蓋以其中
有鄙言故致遺畧
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
焉
校四字

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爲周文帝所知歷官大
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
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爲大詔自是之後
文筆皆依此體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諂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校五字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敘錄煩碎至如劉
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其
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校二字

隋書袁充字德符陽夏人歷官太史令大業六年
遷內史舍人帝每有征討充預知之乃假託星象
獎成帝意字文化及絳逆之際并誅充
史記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以諸生不師今而學古
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天下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
語詩書葉市

後漢書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
及董卓移都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諸藏典策文
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幞蓋小乃制
爲膠囊王允所收而西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焚
蕩殆盡

隋書劉臻字宣擊沛國相人隋文受禪進位儀同
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臻欲尋訥謂

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
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摸鞍大呼曰劉儀
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
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北史王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
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
惟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閉目伺而
獲之其專固如此

門人封丘薛獻豐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七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八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爲

翰林之補亡流別之摠說耳

李充撰翰林論摠
虞撰文章流別集

如次

諸史傳實爲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
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
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
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
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
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畧大
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一作淵已前多役
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
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

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麗良由才乏天然故事
資虛飾者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
遊覽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悉安能援引
古事以訓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觀

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

按王劭齊

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晉嗣未變胡俗
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華夏則知其
言不逮於齊遠矣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

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何哉非兩
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

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

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

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爲汾州或譜之太祖怒曰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

曰榮推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梁太清

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收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

宗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於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

辨類蘇張賈生敘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

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

校六字

世稱近史編語

謂言語之語也

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

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鷄九錫酒孝經房中

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

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

梁室云季雕虫道長

謂太清已後

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

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

亦同於此

何之元梁典稱議衲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郎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

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

以姓名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畧稱高祖曰

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于孫知復何限夫發我稱

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

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温子昇永安故事言爾

朱世隆之攻沒建州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閭酸苦之

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避

聲對之爲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爲害

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

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實錄多見

其妄矣

校七字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
疏欵曲詔策煩煩雖事皆僞迹言並飾讓猶能備其
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
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

荆州假稱宣德之令

江陵之建業地闊數千餘里宣
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

言其僞
可見

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詰本不

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

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

晉魏及宋
自創業後

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稍進
累遷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

及卽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勸進表又詔入奏請注一時頓蓋則始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隆殺

唯王劭所撰齊

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人以爲嗤如彥淵之改魏

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

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

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劭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今故因其成事

呼爲史臣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其斯

之謂矣 校十字

北史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母陸令萱配入掖庭鞠養後主綿天統初奏引提婆

入侍後主大被親狎錄尚書封城陽郡王

北史孝昭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平

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太尉子如之子也歷官光祿卿文宣昏虐消難常有自全之謀及上黨王煥及益為文宣所疑乃降於周

蜀志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歷官安漢將軍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義理

後漢書馮異字公孫父城人從世祖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南史王鎮惡北海劇人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於霸上迎武帝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烏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南史宋武帝前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肝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莊子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曰吾失吾常得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且索我於枯魚之肆

文選賈誼鵬鳥賦鵬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

請對以臆

袁淑非諧記有鷄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

志王績著醉鄉記

史記周昌沛人也高帝欲廢太子昌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爲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即欲廢太子然臣期不奉詔

上欣然而笑

南史梁武有受禪之志沈約說之曰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武帝然之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甲寅爲梁公備九錫之禮齊和帝東歸至姑熟丙辰下詔禪位于梁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

可臨軒恭授璽綬

通鑑高洋欲受禪令陳山提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邵等撰儀注秘書監魏收章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文宣至鄴孝靜禪位于齊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缺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

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刺至於
佗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

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

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公之時大

旱三年夫謂宋景

爲昔卽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校五字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
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
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
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
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
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

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校一字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

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校三字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
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
哂子長愛竒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
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
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
其蜀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鶻荆屍變而爲鰲其言
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校二字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
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

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盖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
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昫裁書則磊
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
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
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校四字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
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
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
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
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譜其好

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稽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况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鵲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

蘇代

所言雙禽鵲蚌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

若斯而已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

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

流甚多至如蛙鱉競長蛟蛇相憐鶯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爲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

校七字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校一字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傳中斯爲繆矣

校二字

春秋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

列女傳齊傷槐女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時有所愛

槐令曰傷槐者死于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欲罪之

婧乃造晏子之門曰昔宋景時大旱卜以人祀景

公曰吾所以請雨爲民也如以人祀寡人請自當

之言未卒大雨

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

于周二年且歸其妻淫于鄰人淫者愛之妻曰吾

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云云

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人貧婦人也與鄰婦李

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

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云云

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

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蓋觀宿瘤採桑如故

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與言大感遂以爲后

春秋左傳初晉子圉爲質于秦秦以懷羸妻之子

圉逃歸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楚人送諸秦秦伯納

女五人懷羸與焉事又具列女傳

前漢書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

彭胥樹認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宓妃

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

揚雄蜀王本紀荆人驚令死其尸流于廣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

自以德不如鯀令以其國禪之說文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而爲鳥名曰杜鵑亦

曰子規

吳志士燮字威彥廣信人官交趾太守

北史劉昶字廷明梁皇人京武昭王徵爲儒林祭

酒著燉煌寶錄二十卷

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司馬相如遊梁梁王悅

之鄒揚諧之于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妖麗

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

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

文選曹植洛神賦視一麗人於岩之畔乃披御者

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

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曰

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文選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

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過川鱗方
出曝而鵝啄之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禽之
今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爲漁父也

燕子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
混沌儵忽時相與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莊子魏牟謂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埴井之蛙乎謂
東海之蟹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
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
之蟹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于是坎井之蛙聞之
規規然自失也

莊子鉉憐蛇蛇憐風鉉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
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
莊子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與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
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
里而南爲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

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摠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

斯之謂也

校二字

夫鄒好長纓齊珎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蛙壁不行綴緝無絕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校二字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

冥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

謂嚴李邴
司馬之徒

太

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
以宣尼獻哲子雲叅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
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
盛誇胡塞復焉足恠哉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
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
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猶不類何相去之遠

哉

校五字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
史者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叔皮

史通訓故 卷之九
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
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
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
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
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
也喜論人惟薄不脩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
夫故立異端喜造竒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
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爲詳焉昔魏史稱朱異有
口才擊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

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

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

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虫末伎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

數卷

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

或者書纔至二篇

如梁書孝元記

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

莫不一二列名編諸傳末

如梁書孝元記

云撰妍神記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

之事同七畧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校二字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
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
書有傳卽其例也今之脩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
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爲立傳其記也止具其
生前歷官歿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
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會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
皇家五史五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
焉不嗣者矣

校一字

韓子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纓甚貴鄒君患之左
右曰君服之也于是明日斷其纓以出而國中皆

不服矣

韓子齊桓公好紫一國皆服紫民間十素不當一

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服

易係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法言問神篇青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

與我玄文

吳志朱異字季文朱桓之子也少見朱據命之賦

弩曰南岳之幹連山之銅應機命中射準高壩歷

官大都督

王隱晉書摯虞與太叔廣名位畧同廣長口才虞

長筆才衆坐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能答

于是嗤笑紛然

魏志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爲魏武軍謀祭酒

文帝書云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爲魏武典記室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侯

劉舍爲丞相元符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

爲丞相

後漢書姜詩廣漢人察孝廉拜郎中尋除江陽令

後漢書趙壹舉郡上計吏到京司徒袁逢見而異

之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朝臣莫有過之者
請爲諸君分坐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
如其言

門人祥符朱民俊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八終